

第二十八课 祖师童年的修行热忱

〔财旺诺布 约 8-13 岁（1705-1710） | 地点：貢覺三岩縣〕

前面几堂课说到仁珍才旺诺布小时候一直到十一岁之前的一些生活与经历。我们看得出来，祖师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修行有极大的热忱，对利益众生、对教法的传承都有非常大的信心与认同。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是转世活佛，所以有这些想法也是应该的」。

我们都是凡夫，没有这些想法，也不能用「天赋异禀」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事。当然从究竟面来讲，我们都是佛的转世、本来就是佛，只因为烦恼才有现在的状态。同样地，祖师在过去世也当过一般人，也有过犯错、修行遇到障碍的时候。

像过去世的行者——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的黑行者，我们之前介绍过，他是八十四大成就者里最主要的一位祖师，八十四大成就者中有非常多其实都是黑行者的弟子，他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成就者。但他自己却因为对根本上师起了一丝轻慢心，导致神通顿时消失，为后世的佛行事业造成障碍。我们看祖师在才旺诺布之前的许多转世，虽然立下很大的功勋、利益了很多众生，但后世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功劳；有些转世还受到很多委屈与冤枉，就算真实利益众生、度化了很多众生走向解脱道，还是会遭众人批评批判。

一方面，祖师过去世发愿要度化南瞻部洲这些恶劣的众生，所以在这样的因缘里遭受众生的毁谤、羞辱、伤害也是难免；另一方面，祖师也认为，这就是过去世身为黑行者时对上师起轻慢心的果报。这样一想，很多人会害怕：那我造了那么多恶业该怎么办？祖师只不过起了一丝傲慢心，就生生世世遇到那么多伤害；那我们轮回那么久、造了那么多恶业，怎么忏得完？

但实际上，凡夫阶段的很多罪业，以如法的方式去忏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忏悔的。祖师这种问题，主要是层次越高、境界越高的成就者，造罪业的果报更加深

重。同样地，如果我们不是佛弟子、没有受皈依，那我们对三宝、对佛教的伤害批评当然罪业很大；比起身为三宝弟子而做，这个罪业又完全不同。

一方面有自性罪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佛制罪的问题，受戒跟没受戒有这样的差别。相同地，因为受了戒，我们做任何善事时功德也是倍增的，比一般没入门的人累积得更快更大。所以这是一体两面。

有些人会想：既然罪业会倍增，那我就不要皈依好了，我可不可以只修法、不皈依、不受戒？这是不行的。所有修持仪轨、任何修持方式，都必须借由戒律的戒体而产生功德。

虽然有些法门或咒语，本质上甚至不需要灌顶、不需要口传，只要愿意念就有功德福报，这没错；但祂最后仍需要有戒律的束缚，才有办法让我们走向真正的解脱道。像有些没接触过佛教的人，借由念一些佛教咒语、听一些佛教音乐或开示，慢慢内心产生了反馈与反思，觉得以前做的一些事不太对、以后不做——这时就产生了遮断恶行的功德，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近似戒律的形式。而最后，也会慢慢产生想去受戒、想真心入门修行的心。

所以不论如何，所有修法修行最终必定要入道、必定要持守戒律。没有人是在没有受戒、守戒的情况下进入解脱道的。戒律在最初阶段是让我们减少造恶业，到后期阶段则会成为我们趋向了解实相的一个推力。

所以戒律的用意，大家不能只想着祂是对我们的一种束缚、约束而已。祂只有在一开始遮止恶行时，才好像有束缚的感觉；实际上到后期，恶行已经停止、不再犯之后，自然而然不会对戒律感到束缚，反而会觉得更加安全、内心更加平安自在。所以在修行路上，很多观念都会被慢慢转化。

回到转世活佛，祂们也是如此，不会因为有一天赋就不用守戒律、可以背弃因果——并不会。在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佛是魔都一样。成就者有时看起来好像违背世俗、行为多有出格，实际上祂们是理解法则、以智慧去抉择的。

祂们不会让自己的行为和意识堕入到恶当中，每一个行为都有祂的意义。所以高僧大德的开示里说，登地菩萨、已经入于菩萨道的大修行人，祂们的行住坐卧、

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念头都是正法、都是功德。而我们要渐渐修到这样的地步，要往这边走。

所以我们看传承祖师、看祂们的传记，祂们从小就对佛法信任认同、对法追求，这都是过去世宿世的习气而产生的，不是凭空而来，一切都有因果、有因缘的法则在里面。祂们已经熬过了最痛苦的那个阶段，现在是畅享法味法乐的期间。我们只看到祂们现在的状态，没看到过去祂们付出了多少努力。

就像以前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自己一生过得很好，受苦也就那几年，可祂的佛弟子每个都过得苦哈哈。但实际上，佛陀生下来身为王子，享尽荣华富贵，后来又受各国国王推崇，很多美满幸福、种种世俗欲乐都满足的状态，全都源自祂过去世累劫累世——不知是几百世、几千世还是几万世——的菩萨道修行所累积的福德资粮。而最重要的是，祂没有把这些福德资粮拿来转化成自己贪欲享受，而是希望把这些都化为利益众生以及成佛解脱的动力。

所以知道这些之后，我们内心也要告诉自己：虽然我过去世由于愚昧无知，没能好好体认世间真相、了解解脱道；但现在我接触了、我知道了，那么从现在起，我的未来绝对是可期的、有希望的。因为不管有什么说法或借口，我们在轮回当中、身处此地，已经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要再去想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而是当下做好自己：现在认定我是谁——我是一个佛弟子，我知道因果报应、轮回的观念，我希望入于解脱道。

为何要解脱？何谓解脱？何为世间轮回？

理解这些之后，当下把握时间去做，为自己、为自己的未来投下一个保障。我们看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不管是大传、还是其他简短的传记，以及《三谷妙药》都提到：祖师十三岁时开始接触这些修行，祂亲近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由大师传授前行的教授。《三谷妙药》里提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传授祖师大圆满的前行教授，以暇满难得、无常死亡、轮回过患、解脱利益、因果、皈依发心等三士道为内容。

这里也讲，前行教授是三世诸佛共同的一条修行道路，是达到究竟实相的唯一途径。不管以小乘、大乘还是密乘来讲，世间轮回、暇满难得、业因果这些都是没办法抛弃或省略的阶段。我们所有修行、所有解脱道的功德，都基于这些前行法，由它们萌发出来。

就像我们被困在一个空间里，要如何逃脱？第一，先了解这个空间客观上是什么样的情景；第二，了解它的循环与规律；最后，再找出脱离这个循环的方法。并且内心要有迫切想离开的决心。

这些条件形成之后，找到办法，才有办法离开。同样地，我们要脱离轮回。轮回不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不是坐了航天飞机、坐了飞机就能飞走；轮回是一个庞大的概念结构，不管身在世界任何一处，都没办法离开这个轮回。

只有内心的解脱，才能达到轮回的止息，才能脱离轮回。所以在真正出轮回之前，我们必须对轮回、对世间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这个客观认知，简单讲，就是我们必须了解：世间一切都是无常。

讲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刻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很少，常被许多琐事掩盖，常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恒常的。我们对一切世间法，理智上知道它有成住坏空、是无常；但内心深处根本没有真正这样想过。也因此，当自己所拥有的人和事物消失、变化之后，就产生痛苦。

那么，是这些人事物的产生带来痛苦吗？并不是。它们只是很自然地随着无常而消散、改变；它们的本性当中，并没有要让我们痛苦。

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内心深处把这些当成恒常，有了这样一个深植于心的概念，才会产生痛苦。所以真正的苦因，来源于我们内心大量偏颇错误的认知。世间所有人事物本身，其自性当然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不是无常的。

也正因为有无常才有变化，所以物质上的东西才会有改变、结合，能产生更多新事物。无常这个概念，不只是单纯讲「所得到的东西最终都会没有」，没那么简

单。无常代表了一切的变化，包含所谓的化学变化，也包含物质之间媒合而产生新事物——这些都属于无常的概念。

我们享受到的、看到的科技发展，也都可以说是无常变化所形成的。所以世间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永恒的变化、永恒的无常。也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含生命、包含现在的认知、包含所拥有的家人等等，没有一个不会失去。

这些想法如果没办法真正成为自己内心确切的、很笃定、不需刻意思考就浮现的观念，那么人事物带来的痛苦就永不会止息。而对世间的真相有认知之后，我们再去了解它的规律。在这个无常的变化当中，它的规律就是因果。

知道因果缘起这个法则之后，我们知道人世间的一切没有一个是永恒、没有一个有执着的价值，因此生起出离心。而我们知道要出离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需要花很多时间准备；但生命非常短暂，因此要提醒自己暇满难得。但我们知道，佛法僧三宝、佛菩萨们，这些已经脱离轮回的大士圣者，是真实的永恒不灭；祂们是我们前进的道路、是把我们从深渊救出的绳索。

我们心向于祂们、专注于修行，所以需要这个皈依发心的心态。这些前行只有完全深植在内心当中，你才能看到祂的效果。如果这些概念没办法被自己吸收、变成自己的价值观，只是每天念一遍、看一看、听听故事，那没有太大帮助。

所以要知道，前行法第一个是要给我们重新建立正确的观念、价值观、世界观。如果一座房子的地基一开始打得歪斜，后面整座房子建起来也绝对不会稳固，绝对会倒塌。因此前行法就是把我们的地基不只打得稳固，而且打得正直；房子往上搭建时，就不会产生偏移和其他问题。

所以我们看自己的修行、自己修法的状态，最重要看的不是「我产生了多少境界、多少梦兆、看到了佛还是看到了魔」，而是：我们对世间种种事物，在遇到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用佛法的概念与角度去应对，还是又回到用世俗的观念去看待？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遇到什么事，后来想到了佛、想到高僧大德讲的概念，然后去纠正自己的心态。这样当然很好，但还不够。

真正生于内心的正见是油然而生的，不需靠任何思虑，祂已经打入骨髓；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用佛教的观念去看待。达到这样，我们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如果所有正确的法理还要靠思索、思虑才能产生、才能应对，那么很多时候遇到紧急情况、或自己心力薄弱的时候，就很难维持、很难产生，很容易退转。

尤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在临终、意志非常薄弱、连思虑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很容易走错路。而临终、死亡的刹那，我们未来的归属，就取决于临终那一念。很多人想象：我只要一直维持善念，到死那一念就会是善念。

实际上不可能。人在临终前那短时间内，意志完全没办法自控。所以那时能不能产生善念，完全凭自己生前修为累积的经验、累积的善的习气而自然产生。

如果生前虽然每天修法，却没有把这些正法正理累积到自己的身心意识当中，临终那一念就没办法维持在善的状态，很容易堕落。所以我们也常看到，很多修行人临终时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或虽然修行、往生时还是去不到很好的去处，需要靠很多忏悔的方式来帮助亡者。所以我们常讲，佛法修行的捷径就是脚踏实地——踏好你现在修的每一步。

你踏好现在每一步，未来就不用再花时间回头去稳固之前没踏好的步骤、浪费更多时间。而往后修到生圆次第、修到大圆满的时候，很多人会有感触：到某个阶段突然力使不上、有心无力，或遇到阻碍、修不下去、很难跨越。这是为什么？

大多是前行法的步骤打得不扎实、不稳固的关系。所以大部分问过上师之后，上师会要求在前面的忏悔部分再加强，或者回去多看看因果报应的公案。佛法修行的次第，每一个次第都是环环相扣的，不是分离的；所谓次第，不是把每个阶段都切割开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每一个都相关联，第一步跟最后一步都紧密相连。

所以前行法修得越扎实、基底打得越稳，后面的生圆次第就走得越顺，不用再花更多时间去补救。我们看过很多公案，有些人修生圆次第、修密法时，修到某个阶段有障碍、怎么也跨不过去，去问根本上师之后，上师可能要求你去做些善业、

凑十万遍或百万遍的咒。但如果一开始在前行部分就做得圆满，后面就不需要再多花这些时间。

但也不是说大家就一直停在前行法上迟迟不往前。毕竟身是无常、生命很短，上师有时会考虑到很多人有家庭、工作、种种琐事的烦恼，很难预料未来五年、十年是不是还有那么多时间维持每天的修法。所以有时上师会催一些人的进度，主要是怕修行中断。

因为从佛法角度看，能圆满一次九乘次第的修行，就算中间跌跌撞撞、有很多地方不清楚，只要能圆满一次，对自己的未来世就有很大帮助。就是离解脱已经有望了，整个成佛之道已经走过一遍，未来世这些都不是白费的。虽然可能到下一世自己没有宿命通、有入胎的迷障，但修行的基底、所累积的资粮、福报、习气是不会忘记的，能一直累世累积。

所以在修行方面，有时要正确地考虑考量，但也不能有太多分别心。最主要还是要依据上师给的指示努力进行，这非常重要。后面讲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给予祖师三士道次第的前行法教授，之后也教导了供曼达、金刚萨埵的修持，以及共与不共的上师瑜伽，整个生圆次第的教法引导，还有如何禅修、如何由寂止去提升生圆次第的觉受。

等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观察祖师的修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功夫与能力，很高兴，又给了祂一个铜碗，里面放着一些加持物。后面又去观察祖师在觉性上的修持是否达到一定程度，认可之后，又给了很多安慰与加持。我们讲到这段内容，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不就这样嘛，大家不都一样？」

为什么要特别繁琐地写这样一段话？这主要是因为，看传记时每个人重视的角度不一样。像我们凡夫看传记，喜欢有剧情的，最好剧情越曲折离奇越好，最好还有是非八卦，我们就看得很开心；要不然就要看里面有什么示现的奇迹、神通。

所以有些成就者的传记，大家反而没特别关注。但圣者看传记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祂们更看重这位成就者、这位祖师的法的传承：祂如何接这些法、跟哪些祖

师大德接受了哪些法，又以何种心态、何种精神去修持，以及后面证悟之后，如何依据所证悟的法而传播、教导众生。

对圣者来讲，神通也好、离奇的故事也好，只是为了一开始让一些众生产生好奇心、产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法的传承。佛教里更重视的是法如何流传下去、是否以清净正确的方式流传，而不在乎群众或信徒人数的多少。

法的清净永远高于一切。所以过去的高僧大德，为了让传承不受污染，对弟子的要求很高。如果有一个弟子能真实如法地接受传承，那这个佛教传承就可以说已经算兴盛了。

相反，如果群众非常多，却没有一个能够堪受教法传承的团体，这个法脉也可以说是没落了、断绝了。所以本来佛教最初的观念，就没有要去吸引过多群众，群众多寡对佛教传承的影响有时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到后期，法的传承进入末法时期。

很多故事、佛经里都预言，末法时期众生越来越难得救度，越来越多众生没办法解脱，甚至大部分会堕入三恶道。所以后来的传承祖师、高僧大德之间做过很多抉择，最后慢慢形成：如果很难有诚恳真实修行的信众，那就广传这些殊胜教法，至少给众生结个缘、沾一点缘分，希望这份因缘的影响，能让祂们后世有更好的机缘得到解脱。所以看祖师的传记，我们要学习圣者观看的角度：去看祖师大德如何在修行上精进努力，如何对修行的每一个次第、每一步脚踏实地地实践。

我们看到大部分传记，几乎没有一个成就是生下来有天赋、就凭天赋什么也不干、什么学习修行都不做而长大的——没有。不管是多殊胜出生、多有天赋的成就者，还是要遵循修行的次第，一步一步来，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彻底、更精进。有些人看到一些仁波切或成就者帮人加持、或自己修法，就像我们一样从基础步骤先做四转心法、再做皈依发心，然后一步步来。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祂们年轻时修行已经修得很彻底，早把这些前行法的概念道理都深植内心了。所以祂一开始修法时，不需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想「这世间是无常的、我要珍惜生命」，不用再这样想了；这已经变成祂一个完全没办法分

离的、自然而然的价值观。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就不用刻意去思考这些事。

祂只要一修法、甚至只要心念所到之处，这些前行法的内容与观念都自然而然油然而生。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经意、没那么专注在这些方面。有时一些成就者去帮人加持，可能修的就是很简短的祝福加持；而一般凡夫我们去帮人助念，还是要念很多经典，前面也要从一些次第一步步帮祂修——这就是差别。

后面我们看仁珍才旺诺布，对于祂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学习这段期间，祂自己自述的一个想法。祂说，跟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相处学习的这段期间，所学的内容以及学习的进度，一直到祂长大、到祂老了，祂都不曾忘记过去根本上师对祂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法，都历历在目。所以后来祂每一次传法，所讲的内容都不是用自己的概念来说，而是每一句话里的意思、每一个道理，都依据过去根本上师所说的话，每一个都引述自己的根本上师的教言。

这就跟很多旁门左道、或社会上讲课的老师不一样。外面很多讲课的，大部分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逻辑思考，有时讲得天花乱坠，实际上里面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与意义。而仁珍才旺诺布不这样。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教导我们所有的修行要依据上师给予的指导。我们要跟他人传播的正法话语，也都必须要有所依据。这个习惯必须养成，一定要告诉自己这样做，不要擅自有别的想法。

这不是刻意压抑个人意志，而是对法的一种尊重。就像过去我们在佛学院进行辩论、讲经时，辩论的每一个道理、每一个立宗，一定要有一个根据：你来源于哪一部经典？来源于哪一位高僧大德的开示？

你逻辑建立之基在哪里？不能平白无故自创一个说法。同样，讲经也有要求，我们讲的每一个法的道理，都要说明祂源于哪一个偈颂、哪一部经论、或哪一位祖师的语录。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佛菩萨所讲的经典、高僧大德所讲的言教，是祂们已经走过的路、所讲出来的正确无误的体验之语，跟我们凭空想象、用自己的逻辑思考产生的是有差别的。所以以前在佛学院讲话很慎重。

除了聊天以外，讲任何佛法道理时，如果稍微讲一个，大家就会问「你这个道理从何而来」，马上就被大家攻讦、追问依据。这是不能随便乱讲的。所以我们在宣导、传播佛教理论道理时也一样，必须要有依据。

要从经律论去做依据来讲，我觉得大部分没在佛学院读书的人很难做到；但至少，我们要从上师给我们的开示教言里来做指引。所以仁珍才旺诺布过去这样做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实践、也必须去做的。后面祂说，祂对自己修行的这些经验，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一点也不觉得光荣、值得骄傲、令人尊重；但祂内心已经正确无误地认知到这些觉性，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正道基础。

并且日夜之间，不管是白天打坐、还是晚上睡梦光明中的境界，都相融在一起，达到出定入定无二无别的状态。但祂后面说，祂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认为自己达到这么一点点修行程度，全都是上师的恩德。所以这里我们也要常常知道：我们现在入于佛门、在上师座下修行，不管是产生的境界、还是丝毫的正法理解，没有一个不源于根本上师的加持。

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而要有办法达到内心的确信。从前面讲到现在，大家也可以明白我们跟圣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所认知的这些正确道理与观念，在圣者心中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伪装的；对我们来说，却需要强迫自己去认知、去思考才能产生。因为我们内心还有很多偏颇错误的价值观，没办法完全把佛法的清净显现出来。

所以在实修的道路上，想减少障碍，真的需要少看一些世俗间的资讯，多以传承、以高僧大德的这些真理去熏习。我们内心还没有很稳定的禅定与境界之前，太容易受影响：上一秒还觉得三宝很好、上师恩德很好，下一秒可能想法就变了。但这都正常，因为我们还在凡夫阶段，需要渐渐去改进、加强。

后面祖师又说：「从八岁到现在，我常以清净的信心，向那位尊贵的导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请教佛法，并把祂的法门完整地铭记于心，不让祂像倒在镜子上的水一般流失殆尽。」祂这里提到，跟根本上师相处的生活里，祂们的言谈几乎都是在请教佛法的道理、修行的诀窍；而且不是随便请示，导师所回答的每一个答案，祂都完全记下来，没有一个忘记。这也是我们要勉励自己去做的正确行为。

我们在亲近上师时，除了生活中或遇到障碍需要请上师给一个方向指导以外，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聊天、聊世俗琐事、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我们跟上师相处的时间不会无限。毕竟上师示现肉身在人世间，也会有寿命消亡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握无常的道理，在这之前，尽可能向上师请教所有佛法修行上相关的问题。现在请示很容易，打个电话、坐个飞机去，见面问了就能得到答案；不能等到上师不在了以后，才拼命在佛堂前哭喊「上师告诉我、上师救我」——那时更难得到。所以一定要把握现在的机缘，不要浪费时间。

而且想让上师欢喜，最好的方法就是表达出自己对修行的诚意。上师也许会跟我们聊些有趣的事、嘻嘻哈哈，但这并不会真的让上师感到快乐。对一个成就者来讲，祂们心中无时无刻挂念的都是众生的解脱；如果能看到弟子专心、衷心地对修行有热忱，这才是祂们最感开心、最感欣慰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以对修行的热忱来作为向上师的供养。包括下一次很多人去参加灌顶、参加传法活动时，大家都要努力去学习这些东西。后面，才旺诺布祖师把上师一切的行为都看成是教法和预兆，不再认为那是凡夫般的寻常举动。

这也是我们要追求、要达成的目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跟前面讲的一样，真正由衷而发的想法，跟靠思考刻意产生的，完全是两码子事。如何把上师的行为都视为一种深刻的预兆、而非凡夫举动？

这也不是逼自己假装相信、假装认为，而是必须依循对佛法的正确理解，才有办法真正做到。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脚踏实地、如法修持，在每一个阶段自然而然该产生的净相与暖相自然会产生。真的有体验过的人，就很自然能把上师的一切

观为清净，因为祂知道走的路是正确的、佛经和高僧大德讲的这些境界都真实存在，只要脚踏实地修真的会产生。

已经有这种经验的人，当然不会有任何怀疑。另一方面，我们要理解佛法三宝的功德，以及菩萨们的境界。如果能了知，也能明白：一个成就者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举动上，一切都有祂的密意。

后面祖师又说：祂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信念——为了三昧耶戒可以随时牺牲自我，没有任何疑虑地把一切奉献。这里「为三昧耶戒可以牺牲自我」是智慧的意思，也就是能为了自利利祂、为了教法、为了众生随时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不是单纯盲目地把自己、把所拥有的交给另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后面祖师又说，在这样相处之下，祂对世间所有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不知道这世界上哪一件事值得祂去参与。

所有世间琐事对祖师来讲，就如同一条毒蛇盘踞在自己双腿之间，要赶快把祂赶出去。而想去实践佛法、修持佛法的愿望，犹如一位母亲迫切地想赶快看到自己的孩子。祂说：如果没有这些恶友相伴，我可以一直在僻静处非常安心地修持，这样就能很好地继承先贤大德的遗志。

但由于自己的父母、侍从、弟子、朋友的影响，以及这些世俗琐事，让自己的心灵、自己的人生陷入到世间，让祖师觉得非常悲哀、感到无奈。这里我们看到，祖师没有因为周围有那么多亲朋好友、那么多财富名声的拥戴而感到丝毫快乐。从祂传记讲述的内容都看得到，唯一能让祂快乐的时候，只有在上师面前接受教法，以及自己远离所有人独自修行——只有这两个时候，才能让祂感到快乐。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高僧大德、或寺庙高层的成就者，有时看起来好像很喜欢被信徒拥簇、很喜欢住大房子、坐名车。但其实很多成就者是为了随顺众生、满足众生的愿望，而不是自己真的喜欢。像我们的师公顶果钦哲仁波切，在自己的传记里也讲：祂有时如同国王一般被大家拥戴在宝座上，有时又突然遇到障碍、被人当成奴仆一般使唤、在外面打工。

但祂内心对这两种状态，都没有丝毫分别，不会觉得这样好、那样坏；祂内心只觉得这都是轮回无常的本性，只感到悲哀、只感到众生的苦难，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大约是二〇一七年还是二〇一八年，我们第一次独立承办益西度母的跨年法会。那一年办了这个仁珍传承法帽的加持法会，算是第一次比较大地对外公开，以仁珍传承领袖的形象承办了这样一个法会。

之前当然也办过如意度母的法会，但都是跟其他团体一起办。这次其中一个环节，是让上师坐在高大的法座上，我们迎请仁珍传承的法帽给上师戴上，这个网络上也有录影。其实当时在台下，上师是不高兴的。

祂觉得我们把祂像猴子戴王冠一般拱在台上、像表演一样。祂说：过去我的这些根本上师，每一个都是佛教里的太阳或月亮，但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低调，低调到看不见；自己何德何能去做这样的行为？自己的传承祖师是这么低调的，祂也不希望做背离传承祖师的事。

但后面祂还是接受了大家的祈祷与要求，虽然做了，但上台前也在生气、上台后也在生气。这就是成就者，祂们跟我们观念不一样：祂们更看重的是佛教传承的清静、自己传承祖师的宗风，以及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至于排场、地位这一切，是毫不在意的。上师过去常参加很多论坛，现场当然有很多大格西、大堪布、大活佛，也有很多辈分都比上师小很多的。

但上师对每一位圣者都表现出极大的谦卑，没有因为「我的地位比人家高」就摆出那样的姿态。不管是台前还是台后，哪怕在没有人的角落，祂对待每一位前来接触的堪布活佛，都是用最谦卑的态度去面对。一开始我自己不太习惯这样的形式，会觉得「我的上师没有比人家差，为什么要对人家那么卑微」，心里愤愤不平。

但后来慢慢地，现在也知道，这就是一个成就者展现的风范。一方面，这也是在展现祂言传身教都具足，并勉励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管其他教派怎么样、其他团体的行为如何，这些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做好的是自己。

把自己做好，对自己的教派、对自己的传承，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地方。一个传承、一个教派的组织，没办法靠斗争和竞技；只有靠谦卑的态度、脚踏实地的实修、明确的证量，才有办法让整个教法兴盛延续。就像前几堂课提到的，有些教派一开始专以修行闻名，不盖什么寺庙、不在人间攀缘，只要信这个教派的都去雪山里闭关；但因为这样的方式，反而吸引了非常多愿意实修的弟子，后来这个教派越来越壮大。

相反，有些教派后来以世俗方式想去拓展权利，透过各种类似外交、类似政治地位的斗争方式去扩大；虽然短时间确实扩大到一定地步，但后来因为政治朝代更替，结果全员覆灭。所以对我们的传承来讲，上师常说：我们是以实修为主，群众和组织的壮大不是我们的考量。如果遇到什么事，这个组织是可以解散的，没有问题；但每一个人都要有独立实修的能力。

这是上师一直以来的中心思想。共修和法会也都是临时的、暂时的，在现在的环境里偶然为之、有这样的因缘条件我们就做，但它不可能长期持久维系。所以上师在各地都给很多人布置了功课，这个功课是在训练大家：以后在没有资源条件的情况下，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解脱道修行的能力。

趁现在还有机缘，要让大家尽可能去把握。无常随时会到来，没办法事事顺心；佛法也总有毁灭的一天，这个世界也终有动乱的时候。末法时期无常来临如此迅速、如此具有摧灭性，所以掌握自己实修的能力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希望大家能去做。

而且最早以前，上师的本愿就是以闭关为主，希望所有传承弟子都要闭关。但在没有一定条件、没掌握一定知识基础之下，直接闭关也很难，闭不好、也不知道怎么闭，所以还是需要一步一步来教；但最终要走到闭关这条路上。一定要把握自己的人生。

这一世我们能跟上师接触、能遇到以实修为主的仁珍传承教法，一定不要浪费这样的机缘，也不要觉得「我以后还有机会」。末法时期，所有的善缘都如此脆弱、如此难得，没办法保证下一世还能遇到佛法、遇到一个和平的年代、还能有修

行的时间。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学习仁珍才旺诺布的这种精神、这种想法，把握现有的闲暇时间，多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修行。

后面祖师提到：后来，祂上一世的弟子、也是上一世的外甥——一个叫格桑的，带着仆人来迎请仁珍才旺诺布，把祂接到祂们的寺庙里去接待。祂这边没有明讲，但提到：这寺庙里的僧众对待祂，就仿佛对待一只裸体的猴子，让祂同时经历了各种开心的事，也有不幸、难过的事。祂对世间的这种行径感到无比厌恶，这种厌恶如同一条溪流。

祂经历的喜悦，是回到前一世的寺庙、见到很多过去熟悉的人和事物而感到开心；而这主要是因为前世的外甥格桑本身对祖师非常有信心，在大家都反对、不支持的情况下，只有祂一个人坚持了立场，这非常难得。但虽然祂用很大的信心迎请祖师回到前世的寺庙，就如同我们之前讲的，前世大部分的弟子和家眷都不喜欢仁珍诺布。所以祂这边没明讲发生了什么事，只说祂在那边仿佛是一只裸体的猴子，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捉弄、一些不好的对待。

但祂后面也想了：虽然被这样欺负，祂没有说「我对欺负我的人感到愤慨、生气」，而是知道这都是世间自然会发生的事，所有世间法都是这样的。所以祂没有单独对欺负、捉弄祂的人有任何厌烦厌恶，只是加深了祂对世间无常的出离心。这也是我们要特别告诫自己的地方：当我们在世间遇到任何不平等、痛苦的事，都要认知到这就是轮回世间的一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我特意去对这件事、对这个人做出针对性的行为、去反击，也许最后能出一口恶气，但留下来的是什么？剩下的是满腔仇恨以及自己造作的恶业，对自己的下一世、对自己的修行没有任何帮助，只会增加危害。但如果把这些经历转换成对轮回世俗的出离心，那这些伤害就变成了一个增上缘，使自己的修行更加进步、对脱离轮回也更进一步，没有比这更好的转化了。

所以很多时候，世俗所有的观念只要深究，都会发觉没有一个是真正对我们的生死、来世、修行有帮助的。所以一旦有这些事情发生，至少内心要不断反省、告

诚自己：怎样才是对自己最有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处理方式？如果真的在乎自己的利益、在乎自己的未来，那应该用佛教的方式去思考，才是最好的。

好，今天先讲到这边。